交辦工程慎重辦理 清廉自持俯仰無愧

我出身於一個平凡的農村家庭，自小便須協助家人從事農務之事，從而養成了不怕苦、不怕難、主動積極的精神。長大後考入空軍機校，我認真學習，自許成為一位優秀的工程官。在新竹空軍基地的設施中隊擔任維修工程官時，事無巨細，就算通水溝，我也親力親為，還曾被封為「水溝官」。記憶中在清泉崗空軍基地，有一位長官在勗勉工程人員時，曾經說過「工程官是基地發展的寶」，可見工程單位在基地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民國六十九年，清泉崗基地執行「給水改善工程」任務，當時編列了五百萬元預算，在四十年前這筆預算是全軍最大的給水工程，工程內容是全基地給水管路抽換，並新鑿兩口深水井。

由於當時沒有任何可供參考資訊，在幾乎無中生有的艱困條件下，想盡一切辦法，最後是請省政府水利局提供了水文資料，我們才決定了鑿井的深度並完成「造報工作計畫」。歷時三個月，經過詳細規劃與探勘後完成的計畫，獲得空軍總部設施組副組長涂阿章上校之肯定，鑿井工程的「設計模式」被總部納為標準，通函全軍做為設計參考。

清泉崗基地給水改善工程經順利發包、完工、供水，大大改善了清泉崗基地的水源問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們從工程設計到施作都非常用心，雖然已經四十年過去，這兩口井到現在都是清泉崗機場主要供水來源。

擔任工程官與承包廠商無可避免的有許多互動，有時三節都會來家中拜訪，表面上很友好，但我也明白這些廠商的殷勤，是希望能撈到一些好處。記得七十八年在花蓮基地辦理「廠、彈庫整建工程」，印象中機電部分的預算高達一千多萬元，在廠商登記截止的最後一天，桃園某機電工程公司的老闆不請自來，要求本人協助處理工程事宜，但我不為所動，把老闆給請了出去，對方還罵了我一句「不識抬舉」。回想在與廠商的互動中，也曾傳出一些閒言碎語，有說我也沒什麼了不起，有的說與我共事很不錯，很平安，但也很囉嗦。我聽了都一笑置之，不予理會。

一生從事空軍各基地的維修與整建的工作，但就是憑藉著不怕難的精神，順利完成上級所交辦的各項任務；而我也從不理會那些企圖承包工程以謀求不法利益的廠商，一生軍旅為國盡責，俯仰無愧。

【作者速寫】黃瀚輝，空軍機校四十二期土木科六十三年班，空軍總部第二營產管理所中校主任退伍。後再回聘為清泉崗基地營產管理雇員於一〇六年退休。

↑黃瀚輝（後排左3）與清泉崗基地設施中隊工程同仁合影。（圖／黃瀚輝）

→黃瀚輝（右）擔任空軍總部第二營產管理所主任時主持業務會議。（圖／黃瀚輝）

南京失守弟兄殞命椎心痛

民國三十八年春天，國軍在徐蚌會戰中失利，退守江南。當時我在南京憲兵隊服務，擔任維持市區治安的任務，南京因有長江天險屏障，加之有數十萬國軍固守，當時本以為南京情況應尚稱穩定。

民國 49 年 3 月 21 日國民大會完成總統選舉後，趙世勳（右 1）與其他戍衛人員在會場內合影。（圖／趙世勳）

不料，四月二十四日深夜，忽然接到緊急命令，指共軍已經渡江，全團立即撤退，我團向民間徵用數十輛公車，載運全團官兵及眷屬，沿京杭國道直奔杭州。在杭州停留了三天，杭州當時仍一如既往的熱鬧繁華，我也因為暫離險區，且當時並無勤務在身，也參訪了杭州重要的美景及古蹟，如西湖、靈隱寺、岳王廟及革命烈士秋瑾墓園。

在杭州停留了三天，我團繼續向南方行進，經永康、金華、紹興等地，途中遇到一座斷橋，緊急修復後，車輛卻又陷入泥沙中無法前進。此時共軍的先頭部隊已經追到並開始射擊，一時間槍聲大作，我軍軍心潰散，不知抵抗，也不還擊，只知向前奔逃。接近黃昏時到達一處名為「碧湖」的村莊，遂紮營休息，停留了一宿。

翌日早上，團長王介艇上校向全團官兵精神講話，忽然一顆砲彈在附近爆炸，炸毀了前行之路，我軍不得已，只好向山區轉進。閩浙山區一向是共軍游擊隊盤踞出沒的地區，在我們撤退的途中，常有百姓分不出是我軍或共軍，一見軍隊所至，紛紛攜帶了貴重物品及食物往山上逃走，我們只好在空蕩的村落中尋找食物，全軍又累又餓，過程甚是艱辛。

走了二十多天，終於脫離山區抵達福州，我們奉命負責馬尾市區治安及檢查航行於閩江船隻的任務，過了約一個月，共軍又追到福州外圍，並向馬尾市區開砲，此時情況緊急，所幸江面停有一艘登陸艇，我軍急忙登艇向外海航行；船行江中，只聽見共軍不斷射擊船身，我們擠在船艙中，心情忐忑驚恐萬分。

船行至外海，共軍的砲聲漸停歇，我們離開船艙登上甲板，才看到甲板上我軍屍橫遍地，令人慘不忍睹。本想在抵達廈門時再將屍體予以掩埋，沒想到廈門當局拒絕我們停靠登岸，因天氣炎熱，擔心屍體腐爛，萬般不得已只好將屍體拋入海中，我當時悲慟難平，只覺椎心刺痛，拋棄的是我們自己的兄弟手足，我是親眼見證了戰火的無情以及戰爭之慘烈。

後來廈門港還是同意讓船靠港，我們在廈門停留數日便啟程駛往臺灣，於三十八年九月到達基隆港，下船後在一所學校內紮營；但不久後又奉命調回大陸，先後駐紮廣州、湛江、海口、三亞等地，三十九年元月再重回臺灣。從民國三十八年四月至三十九年元月，將近一年的逃難過程，在我心底留下深深的印記，現今雖已屆九三高齡，仍然難以忘懷。

【作者速寫】趙世勳，民國三十六年四月於瀋陽加入憲兵教導第二團，憲兵學校專修班第四期畢業。六十一年元月憲兵連長退休。

春風化雨潤大地 樹育花開更添春

我帶的第一個國中導師班級已經三十年了，這些現已四十多歲的大孩子，在網路上找到了我，一聲「老師好」！把我的思緒一下子拉回三十年前，那一段軍人眷屬必經過之母兼父職的歲月，我可能比別人更辛苦一點，因為除了自己的孩子，我也是第四十三班每一個孩子的媽媽。

先生是職業軍人，長年住在部隊裡，偶爾休假才能回臺北，卻又經常去憲兵司令部開會，很少跟兒子們接觸，面對叛逆期的兒子，母兼父職的我經常覺得心力交瘁，當時我在江翠國中任教，於是把兒子帶在身邊，又希望兒子能由較嚴格的老師指導，所以我向教務主任自薦願意當導師帶一班做為交換與報答，於是我雖是音樂老師，卻成為第四十三班的導師。

倒是，我的兒子還沒有唸完一學期，就轉學回到住家附近的國中就讀。而我可結結實實地帶著四十三班的孩子由入學到畢業，淚眼汪汪地送他們走出校門，這是我第一次當級任。這個班的課業表現並不好，班上還有常常惹事的楞頭青，經常與人衝突打架，為了這個毛孩子的安全，放學後我有時還得開車送他回家。

對於四十三班的孩子，我管教非常嚴格，從國中一年級擔任班導師開始，天天耳提面命地層層規定，不讓他們越軌，努力爭取最乖班級的榮譽，經過三年的勤教嚴管與用心付出，這班孩子也都知道，老師始終是包容著所有人的缺失，跟對待自己的兒子一樣，他們都是我的寶貝呀！

畢業後，這些各奔前程的孩子，也都努力著自己的生活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大家有新電話、新地址，漸漸地斷了聯絡，直到大概十年前，我在《榮光雙周刊》投稿〈泰然獨處，珍惜聚緣〉短文，有同學看到了這篇文章，於是，在他們腦中「賴燕玉」與「四十三班」記憶的匣子又重新被打開了。

我已退休二十幾年，兩個兒子事業也小有成就，我則過著平淡的生活。平常也不太上網，不知道四十三班的大孩子們已經組了群組，更不知道他們在網路上發動找我。大概五年前一位江翠國中的老同事來電，告知同學們在他的臉書上追問我的下落，我才與這群大孩子又聯絡上。

感謝老天爺的眷顧，能夠讓我再知道他們的消息，我是欣喜若狂，大家在群組聊天室裡說著往事，就已讓我淚眼婆娑，其實，我也要謝謝這些大孩子，他們的真情讓我感動，這是為師者一生的光彩榮耀，我已不枉為師。

【作者速寫】賴燕玉，榮眷，中國文化學院（現文化大學）舞蹈音樂科畢業，江翠國中音樂老師，八十八年退休。曾任啓聰學校志工。其夫為憲兵司令部前情報處副處長徐龍淼上校。

←賴燕玉（中立者）與四十三班全體同學合影。（圖／賴燕玉）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。文長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注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 e-mail 至 glory@ctee.com.tw，或郵寄至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：撰稿人同意獲採用作品以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著作人，且其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並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人格權。

編按

本刊「榮民園地」所刊登之參戰見聞，因投稿者觀點、記憶、戰時難以確切紀錄等因素，與相關史實記載或有出入，內容不代表本刊立場。

因投稿踴躍，「榮民園地」以配合戰史、時令等相關主題的來稿優先刊載，其餘投稿會盡快安排刊登，敬祈見諒並耐心等候。

《榮光雙周刊》編輯部敬上